

儿童文学导论

彭斯远
易小松
著

- ◎ 儿童文学的起源
- ◎ 儿童文学的审美风范
- ◎ 幼年文学
- ◎ 儿童本位
- ◎ 少年文学
- ◎ 童话
- ◎ 儿童小说

中国三峡出版社

9980901S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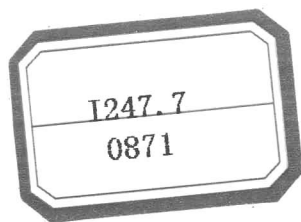


935173

儿童文学导论

彭斯远 易小松 著

I247.7
0871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文学导论/彭斯远 易小松 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5. 3

ISBN 7 - 80099 - 547 - X

I. 儿... II. 彭、易... III. 理论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7991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

电话:(010)68218553 51933037

<http://www.e-zgsx.com>

E-mail: sanxiaz@sina.com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60 千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80099 - 547 - X/I · 97 定价:29.40 元

彭斯远,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重师大西部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作协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出版有《儿童文学散论》、《异彩纷呈的多元格局》、《成人和孩子的世界》、《叶君健评传》等理论专著。多次获四川省和重庆市政府授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等级奖。



易小松,女,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儿童文学教学工作,参加编写教材四部,任《中国文学阅读与赏析》副主编,曾发表过《追求对生命本质的认同》、《民俗文化视野中的女性研究》、《月亮神话的文化之谜》、《论三峡神话传说鲜明的地域色彩》、《富于个性的童话研究》等论文。

目 录

第一章 儿童文学是历史的产物	(1)
第一节 传子制度的确立	(1)
第二节 启迪蒙昧的呼唤	(7)
第三节 自娱自乐的欲求	(14)
第四节 采诗献诗的风气	(20)
第二章 儿童文学是儿童本位的文学	(28)
第一节 对儿童文学的偏见与误解	(28)
第二节 儿童文学拓荒者的贡献	(30)
第三节 儿童文学的四要素	(35)
第三章 儿童文学的起源	(43)
第一节 儿童文学古已有之	(43)
第二节 儿童文学产生于近、现代	(50)
第三节 对儿童文学起源论争的评述	(60)

第四章 儿童文学的审美风范	(69)
第一节 儿童文学对传统的遵循	(69)
第二节 儿童文学的悖论	(83)
第五章 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	(95)
第一节 儿童文学是改造社会的途径	(95)
第二节 儿童文学与普教	(102)
第三节 儿童文学与师范	(109)
第六章 幼年文学	(116)
第一节 幼年文学的作者及其表达	(116)
第二节 幼年文学的读者及其接受	(125)
第三节 幼年文学的文本与语言	(132)
第四节 世界幼年文学	(139)
第五节 中国幼年文学	(149)
第六节 幼年文学的研究现状	(159)
第七章 少年文学	(165)
第一节 少年文学的崛起	(165)
第二节 少年文学的作者及其表达	(169)
第三节 少年文学的读者及其接受	(179)
第四节 少年文学的文本研究	(185)
第五节 低龄化写作现象	(199)

第八章 寓言	(204)
第一节 寓言的产生	(204)
第二节 寓言的艺术特色	(211)
第三节 寓言在我国地位	(220)
第九章 童话	(228)
第一节 童话与神话传说的关系	(228)
第二节 童话的幻想性	(233)
第三节 童话的夸张性	(236)
第四节 童话的人格化	(244)
第五节 童话的逻辑	(251)
第十章 儿童诗歌	(262)
第一节 儿童诗的审美风范	(262)
第二节 儿童诗的童年视角	(274)
第三节 儿童诗不应疏离读者	(277)
第四节 近年儿童诗佳作点评	(282)
第十一章 儿童戏剧	(294)
第一节 儿童戏剧的界定和创作	(294)
第二节 儿童戏剧的艺术特色	(299)
第三节 儿童戏剧的类别	(308)

第十二章 儿童小说	(316)
第一节 儿童小说的产生	(316)
第二节 我国早期的儿童小说	(320)
第三节 动物小说的崛起	(327)
第四节 动物小说的视角转换	(334)
第五节 动物小说的类型	(340)

第一章 儿童文学是历史的产物

第一节 传子制度的确立

虽然在中国,儿童文学的正式被确认,发生在上一世纪那狂飚突起的五四时代,但它却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怪胎。我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实在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动因。

奔腾不息的中国儿童文学大江,曾掀起的第一朵浪花、曾涌动的第一片潮汐,究竟在哪儿呢?

如果让我们站在 21 世纪之初的历史制高点上作一认真的回眸,你将会发现: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始终是伴随我国传子制度的确立,伴随启迪蒙昧的呼唤,伴随自娱自乐的欲求,伴随采诗献诗的风气等复杂社会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而得以孕育发生的。

儿童文学如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黄河那样源远流长,波涛澎湃……

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我国儿童文学的发源,与同样作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的我国古代的教育密不可分。而教育的发展,又是与私有制确立所形成的奴隶制社会紧紧相联的。

据古史传说,夏部落的领袖禹,首先打破原始社会选举部落酋长的“禅让”,而代之以世代因袭的“传子”制度。尧、舜、禹均是夏

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的职位是由部落成员集体公推的。这就是部落酋长禅让制。但自禹和他的儿子启开始，却实行了世代因袭的传子制度。

世袭传子制使我国在历史发展形态上，第一次出现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即由公有制的原始社会，过渡到私有制的奴隶社会。由商代到西周，这种世袭的传子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具体说来就是：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其爵位和财产均由嫡长子世袭。这更加完善和强化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网，显然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可是，传子制的确立，并未使奴隶制社会显得和平宁静。倒是相反，周天子和所属各大诸侯对自己的爵位进行世袭继承的制度虽在实施，但各诸侯国相互兼并的流血战争，以及周王朝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仍时有发生。

为提防王位不保，统治者往往寄希望于教育。无论是最高统治者所属的家族，还是统治阶层的内部成员，都希望把自己的子弟培养成为能管理国家和民众的未来统治者。为达此目的，他们便竭力通过办学校的方式来向自己的接班人宣扬统治术。

中国古代的教育，除了向学生传授生产经验与思想文化外，统治论的宣传，不能不说是办学的一个重要目的。

要求作为学校这样的教育部门向贵族子弟宣传统治论，虽是中国历代君王为巩固统治而采取的一种政治措施，但这在客观上，却大大激发了我国古代儿童文学的发展。

我国殷商和西周时代的学校，向学生传授和灌输的教育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即后人所通称的“六艺”。这些学习内容都是商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而迫切需要的某些重要技艺，学校向

学生传授上述知识,自然体现了统治者对统治论的宣扬。

为什么统治者要学校向学生宣讲上述内容呢?这似乎又和商王朝的国家性质有关。

众所周知,商王朝是一个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种族奴隶制国家。统治者为了加强氏族内部的团结,必须让氏族成员的大小贵族和百官学习那足以维系其血缘关系的“礼”。因为“礼”,就是论述礼仪,记载礼制的古史资料。孔子说:“不学礼,无以言。”他认为学校通过礼仪的教育,既可以为统治者培养坚定的卫士,也可以从血缘关系的角度加强氏族的内部团结,从而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礼”既然可以用来维系其血缘关系,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办学之中,殷商统治者把它放在教育的首位。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商朝又是依靠军事镇压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统治者要对周围邻国用兵,采用的战争形式常是车战与箭击。据史料载,或许是由于生产力极端落后的缘故,商朝的车兵和操弓箭的甲士,只能由奴隶主贵族子弟担任,而奴隶只能在战车两旁充任步兵。故学校要培养贵族子弟掌握驾车与射箭的军事技能。所以统治者为了把自己的子弟培养成能征善战的武士,就要求其子弟在学校必须学习射御之术。

另外,商朝贵族在打仗或祭祀祖先时,还要唱歌、奏乐、跳舞,如此才能鼓舞作战士气,和表示祭祀的庄重。所以习舞习乐,自然也成为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

至于“书”“数”等关于生产经验与思想文化的教育内容,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也必须让自己的子弟学习和掌握。不过,就其重要性而言,比前面介绍的礼、乐、射、御等教学内容摆放得稍微轻一点而已。

以后到春秋战国孔子办教育的时代,他把殷商和西周时期学校教育强调的“六艺”加以具体发展,并形成了中国学校教育所采用的书面教材,即后世所指的“六经”。作为统治者向年少一代传授统治法术的书面教材“六经”,其内容自然是各有侧重而又互不雷同的。且看:

《诗》,就是经孔子整理后的西周和东周的诗歌选集。

《书》,则保存了殷周时期的重要历史材料,是一部古代文献的汇编。

《礼》,如同前文所述,就是以礼仪论述和礼制为其内容的古史资料汇编。让学生学礼,仍是为了统治论的宣扬。

《乐》,是孔子所用的音乐教材。古代的乐教,不仅与诗教紧密配合,而且也与礼教相互配合。统治者所提倡的礼仪,往往有相应的音乐伴奏,相互配合,才能使人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孔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指的就是三种教育内容的有机结合。

《易》,乃是阐释儒家重要哲学思想的历史学术著作。

《春秋》,是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这本教科书按孔子的政治观点,依据周礼的等级名分、典章制度,对鲁史进行修订,对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赋予明显的褒贬之意。

孔子用以上六个方面的文字记载作为自己办学的教材,史称“六经”。以后《乐》失传,所以人们又把它称为“五经”。孔子使用的“五经”教材中的不少文学篇目,因其体现了统治论的宣扬,而被贵族子弟所学习和接受,于是这些文学篇目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儿童文学的源头。

比如《诗经·豳风》中的《鸛鸣》,即为典型的一例。该诗假托鸟

的口吻诉说人们在相互竞争的生存环境里艰难度日。文革后出版的新《辞海》引“诗序”说：“《鸛鸣》，周公救乱世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鸛鸣’焉。”^①虽然近代学者不一定完全赞成此说，但作为一家之言，“诗序”对此诗的解释，仍属传统看法中颇有代表性的一家。

从“诗序”的观念出发，即认为此诗采用对于动物的拟人手法，叙写猛禽的窝被掏，以证明其处境的艰困。作者不仅用哀婉的口吻打动读者，而且用童话的幻想形式，巧妙说明治国如同治家一样不易。周公以此向侄儿成王宣讲统治论，其效果显然比直接说教好得多。因此，借用孔子的话来说，这首诗对下一代的培养，真正可以起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作用。

由于《鸛鸣》用童话形式表现了上述内容，所以北京师范大学等五院校中文系合编的《儿童文学概论》^②和陈子典等八人编撰的《儿童文学大全》^③等书，引述德国一本百科全书的观点认为，我国《诗经》里记载的一些童谣，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儿童文学的源头之一。

其实，对于统治论的宣扬，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屡见不鲜的。除前例说明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此种社会现象之外，历代的类似记述也不少。

比如唐人刘肃在史书《大唐新语》卷9对一部名为《初学记》的类书之产生经过，就作过如下记载：

① 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5月版《辞海》文学分册第148页。

② 见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5月所出该书第167页。

③ 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所出该书第47页。

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輩，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以《初学记》为名。

于是这部包括历史故事叙述与典范诗文作品为内容的类书，从此就成为历代宫廷中皇子皇孙们入学的启蒙读物了。《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该书编辑精要而富于知识性。可见唐代统治者利用编书来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和宣扬统治论，同样是不遗余力的。该书不少文学篇目，亦成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读物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统治论的内涵，历来包容十分广泛。由于它囊括了统治者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思想与行为方式，因此，统治者一方面利用文学向自己的接班人宣扬如何打天下保天下，同时，也极力宣扬那足以维护其统治的一切腐朽意识形态，而其中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则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明代文人吕得胜（？～1568），曾为孩子们编辑了我国最早由文人加工整理的儿歌专集《小儿语》。而在这本书的序言里编者毫不掩饰地表述了自己编书的目的和意图。他说：

余不愧浅末，乃以立身要务，谐以声音，如其鄙俚，使童子乐闻而易晓焉，名曰：《小儿语》。是欢呼戏笑之间，莫非理义身心之学。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庶几有小补云。

吕得胜在叙述自己为什么编辑《小儿语》时，除了强调儿歌应

让孩子“欢呼戏笑”“乐闻而易晓”之外,他更强调儿歌的社会功能,在于引导小读者进行“修身”。用他的说法就是,儿歌对小读者应先担负起封建“立身要务”的培养责任。孩子只有从小掌握了这门“理义身心之学”,将来做人,才能自觉运用那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理”和“义”,去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言行,从而真正做到对统治阶级所推行的一切制度、措施、法规及其意识形态予以“终身体认”。

这显然是一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极端功利文学观的反映。虽然此种思想即当今所谓参与意识应予扬弃和批判,但毕竟因其影响和鼓动了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大潮的波翻浪涌,所以我们应充分肯定它对中国古代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第二节 启迪蒙昧的呼唤

中外儿童文学史提供的无数事实,一再向人们证明:文学必然对读者具有启迪蒙昧,开化知识的作用。所以,作为我国文学一个分支的古代儿童文学,它也必然应承担起对孩子进行智力开发的社会功能。

诚如前文所述,作为儒家学派开创者的孔子,为了兴办学校,他为自己的弟子们修订过一部作为教材使用的民歌集《诗经》。他以此实施办学,并借以推广和宣传文学所应承载的智力开发社会功能。孔子在鼓吹学校教育时,不仅提倡学习社会与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在宣扬“温柔敦厚”“诗教”的同时,还向人们发出了文学应启迪蒙昧的呼唤。

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当然,孔子的意

思并不是说只有学诗以后才会说话,而是说通过学诗,可以掌握语言技巧,从而使人有可能把话说得得体动听。《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还曾引孔子语录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联系上述两处不同的论述看出,孔子始终是将学诗与说话,同表达自己的见解主张这样实用的目的联系在一起来进行立论的。即以《鸛鸣》而论,孔子认为孩子若读了这样的诗,就既可懂得如何运用语言颇有文彩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主张,又可明白治家治国不易的深刻道理。由此看出,古代儿童歌谣是完全能承担起给孩子以知识养育和思想教化重任的。

再者,孔夫子在提倡“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同时,也主张诗艺应让读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就是说,古代儿童歌谣,除了通过“言志”让小读者把握思想内涵之外,还应让他们多掌握一些关于动植物的知识。在注重知识养育的同时,孔子特别强调诗歌创作对自然科学常识的表现。这说明他的办学意在帮助民众总结生产经验和直接服务于社会。此种孔门文学观,对于我国后世儿童文学的发展,可说是产生了深刻影响的。

孔子上述文学理论的倡导,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代部分文学作品对于知识性、科学性内容的大力表现。

譬如《诗经》就从对大自然的深入观察与发现出发,记载了许多关于动、植物的知识。单以对动物的描写为例,据有关专家统计,《诗经》虽只收诗 305 首,但其中记载的不同动物就达 334 种之多。当今被世界各国列入珍稀动物类别而需加以精心保护的,如中华鲟、大熊猫等都在《诗经》中有过记载。所以至今还有许多生物学家仍从生物学角度来查考和研究《诗经》。《诗经》的题材描写

说明该书不仅具有极大的文学价值,同时也具有不可低估的科学价值。

在孔门提倡知识养育这一文学观念影响下,还有不少中国古代受孩子们欢迎的文学作品因充满科学幻想,而成为人类文化灿烂的智慧之花。如孩子们喜闻乐读的《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小说,就曾用充满幻想色彩的生花妙笔描绘“嫦娥奔月”、“龙宫探宝”,描绘人能上天入地下海,描绘凡人借助“千里眼”“顺风耳”去观察感知辽阔的自然界。这种描写看似不可思议,但却包含着非常可贵的科学因素。如今出现于人类社会的望远镜、电话、电视、潜水艇、宇宙飞船、地下火车之类,正是古人奇妙幻想得以实现的有力印证。今日的创造让古人的幻想得到实现,正好说明体现在我国古代儿童文学作品里的科幻描写,虽然荒诞但却始终充满科学因素,体现了科学精神。

中国古代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科学幻想性,也充分体现在短小有趣的寓言故事中,如相传为先秦时代郑国列御寇所作的《列子》一书,就曾记载过三个充满科幻描写内容的故事:“偃师造人”、“扁鹊造心”、“小儿辩日”。这三则故事都通过夸张与幻想的描写,说明知识领域宽广无边,永无极限。因而向人们证实了知识具有无限广阔的延伸性。

原来这三则寓言故事中的第一个故事,说偃师造的那个能歌善舞的假人终令观者发出惊叹:“人之行乃可与造化者同功。”现代机器人的出现,证明我国古人的幻想乃是有其科学依据的。

第二个故事写神医扁鹊用药酒作麻醉剂,替两个心脏病患者作“剖胸探心,易而置之”的手术治疗。虽然此种换心手术现代医学尚未完全做到,但人工心脏的制造,早已在现代医术中出现,说